

长江周刊

CHANGJIANG ZHOUKAN
新闻创造价值 文化凝聚力量

热线电话：
0792-8506309
邮箱：
jjrbcjzk@163.com
2023年12月17日
社址：
江西省九江市南湖支路17号
总**969**期
2023年12月17日
星期日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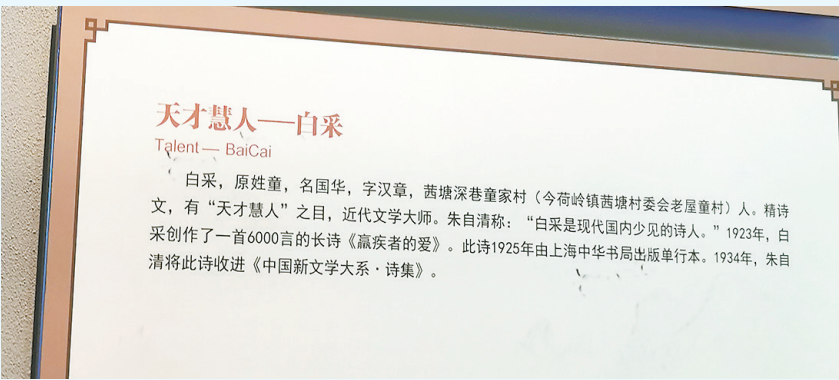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导读

- 02 版
白鹿洞书院第一位状元——伍乔
.....刘 娟
柘林湖水电工程的一波三折
.....冯晓晖
细数武宁山背美食
.....聂文馨
话九江
.....李琴
秋兴（外三首）
.....柳国发
- 03 版
木铎金声
.....黄爱和
点亮生活的灯
.....程跃智
来日并无方长
.....黄华清
朱文丹的诗
.....朱文丹

- 04 版
己所欲者 慎施于人
.....南山松
那年去北京
.....刘守志
城市惊魂记
.....李黎茗
描写撷英·手摹
.....伍 穆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【CN36-0008】
发行代号:43-10
广告发布登记:
九市广登第1701号
江西日报传媒集团
印刷有限公司承印
年价:488元
主 编:大 可
执行主编:罗文霞
责任编辑:林 静
特约编辑:冯晓晖

下载“掌中九江”APP
阅读本刊电子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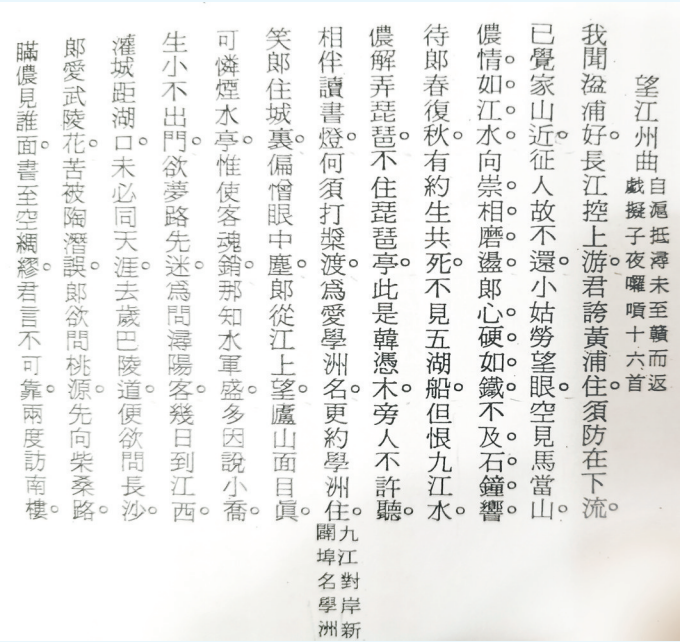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高安青花瓷博物馆展厅内白采的介绍。

◀ 白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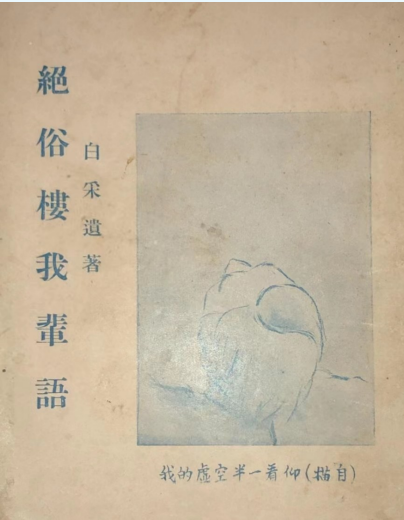
▲ 白采《绝俗楼遗诗》(1935)封面。



◀ 白采创作的《望江州曲》。



▲ 本文作者刘燕教授在白采浮雕前留影。



▲ 白采《绝俗楼我辈语》(1927)封面。

寄情于游：白采诗词中的浔阳胜景

■ 刘 燕

杜少陵(杜甫)、屈子(屈原)等,对于庐山的奇绝之景与陶渊明,他更是心仪不已。

四海为家:诗人漂泊是天涯

在28岁时,白采决绝与故乡一刀两断,在《远别》(1922)一诗写道:“自摩双鬓负年华,做客从今不忆家,珍重海天相望意,诗人漂泊是天涯。”他离家的原因有多重。一是从小备受父母宠幸的白采,被寄予了光宗耀祖的期许,但白采不喜欢经商或从政,与家庭冲突。1921年9月父亲去世后,他更成了无牵挂。二是白采目睹几个兄长因财产分配而引发的各种纷争,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。三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缺乏感情基础,其妻王百蕴虽生下一女,可惜出生便夭折,维持了近10年的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异结束。

白采来到了十里洋场的繁华之都上海,他于1922春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从文人画转向了西方油画。白采脱下旧式长衫,换上了西装领带;从传统的诗词写作转向了白话文学创作。在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工作期间,发表《被摒弃者》《堕塔的温雅》《我爱的那个人》《病狂者》等白话短篇小说,不久合集为《白采的小说第一集》(1924)。《被摒弃者》后被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》(1935),郑伯奇称之“精于心理描写,更好描写变态心理,而性的变态心理,他更大胆地做深刻的描写。”长达700行、6000余字的白话长诗《赢疾者的爱》引起了朋友们的惊叹,俞平伯赞叹此诗“琼枝照眼,宝气辉然,愈读则愈爱。”但其约稿未成,白采在《赢疾者的爱》后记解释:“我作诗脱稿后,常受缄秘,或揉皱撕碎。有时也极想出而就正……此诗谬承俞平伯君许为近来诗坛中 Masterpieces(杰作)之一,至相征六次未已;又郭沫若君也谬有杰出之誉,极欲之发表。”

最终,白采出版了单行本《白采的诗——赢疾者的爱》(1925),此诗被朱自清誉为“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”,后收入其编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歌》(1935)。诗中的主人公带有白采的影子,他在旅行中与智慧的老翁和纯情的少女相遇,引发了一段难舍难分的亲密关系。当爱情之箭射向他时,这位身体羸弱、精神超拔的“哲学狂人”却委婉地拒绝心爱者:“我正为了尊重爱/所以不敢求爱/我正是为了爱伊/所以不敢伊的爱”;他以一套优生强族的理论劝说心爱的少女:“你须向武士去找寻健全的人格/你须向壮硕像婴儿一般的去认识纯真的美……/我不如武士和婴儿/我只是狂人哲学者的弟子”。白采在精神上的狂飙突进,与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茅盾等作家一致,并显示出中西思想交织、土洋结合、文体杂糅的“白采风格”或“白采哲学”。苏雪林曾感叹:“他若不早死,我想他不仅能与徐志摩、朱湘并驾齐驱,甚或超而上之,也说不定。”

白采如何成为一位引人瞩目的文学才子?这主要源自家庭、天赋与环境,白采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商人之家,是五兄弟中的老么,其父“斥资购书盈屋,恣其攻读。”古代高安是瑞州府所在地,离“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”的南昌仅60公里,文脉悠久,苏辙在这里担任盐官8年,苏轼待到此处探望弟弟,锦江河畔留下遗迹。白采自蒙私塾,能诗善画,1911年毕业于筠北小学,拜师求学,手不释卷,其诗曰:“翻思弱冠十七时,跌宕乡闾推第一。平生自爱足天真,龙性还疑不可驯。”此外,白采出生在动荡的甲午年,受业于传统私塾与新式学堂,旧学新知冲击着他的思维与认知,上海的求学与教学打开了他的国际眼界,自谓“欧西华夏并推崇”。

1925年秋,白采受聘匡互生等创立不久的上海江湾“立达学园”,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国文老师,与同仁们结下深厚的友谊。但不久后,爱漂泊的他又要远行。此时有一家菲律宾的报馆邀请他担任主笔,条件是每日为当政者写数十语,追求“游行自在”的白采拒绝了这份高薪职位,并于1926年2月到厦门集美学校农林部任教。幸运的是,我们如今读到了他以“白吐凤”为笔名,在去世前发表的《发上海江湾至厦门集美日记》(载《集美周刊》1926年4月5日)。始有记载:“十八日,元宵初六。醉别于丰子恺家。雨中登舰,夜出吴淞。明旦挾诗稿,据舵尾顺风风扬之。历铜沙至舟山数百里间,飘落乱涛中,如雪铺云快事也!”可见白采是多么喜欢浪迹天涯、恣意四海的快意与逍遥!

在同时代的一些同事或友人眼中,白采是“一个不容

易猜测的人”(刘薰宇);“据说他性情孤僻,不乐与人交接”(方光焘)。与白采有过一面之交的朱自清写有《白采》一文:“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。他的历史,他的性格,虽从遗物中知其梗概,但在他生前,是绝少人知道的;他也绝口不向人说,你问他只支吾而已。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,自然是落落寡合了;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,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。”白采类似波德莱尔的怪诞行为,得到了同事与好友赵景深的印证:“我们倘走进他的Study去看一看,一定可以引起我们一些惊诧。他的书桌上放了一口小红木棺材,这是一个盛物的盒子做成棺材的形状,大约只有七寸长,四寸宽,四寸高;盒子里盛的是人形的参,权当做死人。还有一块断碑,是他从当涂太白墓上向人说,你问他只支吾而已。一个死人的骷髅头,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的正中处。”可见,疾病、孤寂和死亡,成为白采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《绝俗楼我辈语》的封面是白采朝天仰视的自画像——下面写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仰看一半空虚的我”。面对一个“空虚的我”,诗人发出勇敢而坚定的“超人”哲思,他多么像心爱的尼采。一些学者把白采与另一位民国薄命才子苏曼殊(1884—1918,字玄瑛)相提并论。陈南土有言:“惟苏玄瑛者,其落托之迹,骇忽之情,与君为近。”两位才子寿年类似,身世飘零,有鲜明的厌世情结但又是性情中人,在诗词、小说、书画等领域皆有所成就。如果说苏曼殊是一个半僧半俗的浪人,那么白采则是一位半日半新的隐士。介于疯子与天才之间的艺术家,总是桀骜不驯,显示出与群众的疏离感与孤独感,他们唯有在叛逆、流亡与写作中,才能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与极度的生命体验。

飞鸿留痕:高山远海望悠悠

“欲得诗神与诗圣,莎翁杜老是我师。”面对古今承传、中西文明交汇的白采,既坚守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等源远流长的古典传统,又吸收西方哲学与文学之菁华,留下诸多具有现代意识、理想情怀的诗句:“亚美文明已一周,高山远海望悠悠。少年多是乘时者,抵掌容吾一席不?”在白采的文字中,我们可以体悟传统与现代、文言与白话转型时期近代文人的思维、心灵与语言的蜕变。

乡音乡俗入诗,洋溢着白采对故土故人的眷恋之情,诗曰:“忆昔经过老圃家,红衣小袖惯依耶。乡村风俗重相识,娇女当年吮吃茶。”在高安话中,诗中“耶”的发音是二声“yá”。江西人习惯把“喝茶”说成“吃茶”,“吃”的发音是四声调的“xià”。

遗憾的是,如慧星滑落、惊鸿一现的白采很快被边缘化,淹没于时尘。现今,我们之所以能读到白采的一些遗著,其同学知音陈颖昆(字南土,1899~1988)出力颇多。白采在《偕陈兰史(南土)又画意》中,记录了两入畅游高安名景碧落山的情形:“碧山堂畔坐尘嚣,石壁风清翠条新。乞与小窗移种地,写生谁似管夫人。”在好友病歿两年后,陈南土赶往上海江湾“携展君墓,欲迁葬故乡未果,但取遗稿以归”,他整理出版白采的旧体诗集《绝俗楼遗诗》(1935),序曰:“观其所作,固未能脱去古人畦畛,尤能自出新意。曩康南海(康有为)称君古意三十首,如见嗣宗之渊放,太白之奇旷,殆非溢誉。”此外,胡畏三之子胡文彬搜寻各种资料,出版《绝俗楼遗集》(1982台湾),陈南土再次作序,称白采为“旷世逸才”。正是得益于朱自清、叶圣陶、俞平伯、陈南土、胡畏三、胡文彬等知音雅士,白采之作不至于被淹没而籍籍无名。

为何白采的几部作品皆以“绝俗楼”命名?据说李白曾于四川万县西山读书,石壁刻有“绝尘龛”三字;又传李白曾“流寓奉节县北白云寺”,被称为“白社”或“绝俗楼”。白采欲仿效之,以“绝俗楼”为自己的写作与处世座右铭。在游历安徽省当涂的李白墓后,白采写下了三十首《古意——作于李白墓下》,发出生前不见、死后相遇的慨叹:“世无钟子期,伯牙甘隐沦……要当百年后,相赏会有真。”他移居上海后改名为“白采”,也许是把热爱的两位中外狂才李白与尼采,合为笔名?此中奥意,大概只有白采自己知晓罢。

白采寄给胡畏三的信中,有这么一句话:“我愈抛弃之人,愈是挚爱之人——愈厌世界愈是爱世界。”可见白采绝非寡情薄义之人,恨之切,爱之深。从某种意义上,天才艺术家的远游与漂泊,只是为了以另一种形式——诗意地回归。